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獨手巧 三十二、圍爐煮酒 共結情鴛

沈鴻本不想睡，因樊茵說他重傷之後受驚受凍，差一點把命送掉，非要叫他養息不可。一則盛情難卻，再見對方柔情款款，無限關切，又是感激，又是高興，臥在榻上，見對方把皮帽皮衣脫下之後現出本相，越覺容光美豔，丰神絕代，比上次相見更美得多。最出意料是，共只見了兩面，相待這等誠懇關切，宛如良友重逢，人更大方。看神氣以後必能常與親近，暗中狂喜，心緒卻極煩亂，不知說什麼好。崔老人忽然趕進，也不令其坐起，口中應答，目光仍是不能自主，老注定在對方身上。不料意中人不時注定了他，雙方目光時常相對，恐其看破，萬一誤會，被其見輕，還要丟人，豈不冤枉？心正有些發慌，偏又管不住自己，老想從此不看，由不得又要看上一眼。

末了一次四目剛一接觸，對方忽然起身走來，萬芳也跟在後，方覺不妙，面上一紅，哪知對方並未責怪，反和萬芳同坐榻旁，問出這等話來，不由喜極忘形，回答不出，正說：「小弟不餓。怎敢勞動姊姊？」

崔老人今朝聽出萬芳、姜飛的婚姻已成定局，萬英和杜霜虹這一對也有了成議，先還不曾留意。這時一看，這六個小人真個郎才女貌，正好配成三對。方想，日後也照原意，代沈、樊二人作合。及見這等情景，又聽說是以前見過，老眼無花，當時明白過來。

料知對方情投意合，前兩對業已定局，這一對自也無話可說，暗笑我老頭子真不曉事，人家少年男女同門至交，難得才貌心志都是這樣相當，又是六人三對，不多不少，沒有絲毫缺點，他們志同道合、情分深厚的少年未婚夫妻，我這百歲老人還不識相，夾在他們隊裡，人家表面不說，豈不討厭？

聞言接口哈哈笑道：「我真老糊塗了，你們三對年輕人久別重逢必有話說，我在這裡難免拘束，好在你們師長方才業已答應放你們三天假，隨意敘闊，等天寒老人師徒日內來此，在臥眉峰、白蓮磴兩地分配好了住處，訂好功課，再行動習。沈鴻的師父有事他出，還有些日才回。

「暫時先由我來傳授，以補報他因我疏忽所受驚恐傷痛便了。洞中還有一點食物，沈、姜二人昨日便因準備冬糧才致遭此奇險，都差一點沒送了小命。其實這些東西我都準備得有，除花太師吃素外，別位師長來時也各有準備。第一個湯八夫婦所贈酒食葷素都有，也用不完，業早命人運來山中。

「這樣總算因禍得福，尚不冤枉。別人還好，萬氏兄妹平日也許隨師吃素，比較清苦，你們同門知己正好就這幾天爽爽快快、高高興興自己動手，吃上幾頓快活活飯，省得日後各人都有功課，雖然同在一山，日常相見，到底沒有這兩天可以盡情作樂，沒有管頭。

「我老頭子因沈鴻為我所累：人又極好，本想給他做點吃的，順便請你們吃一頓。此時想起，有我在此反而掃興，白蓮磴新居剛佈置好，許多地方沒有這裡方便，你們自家做來同吃。沈鴻如其真能坐起，沒有痛苦，也可隨便，只不要勉強。我老頭子住處離此甚近，一會就代你們送東西來，再往白勞磴送些酒肉和乾鮮菜蔬，把你們的師長絆住，並代你們多說好話。

「天已不早，此洞裡面還有一間，有的是獸皮，沈鴻、姜飛恐他師父回來要住，床鋪早有準備。外面風雪交加，天氣奇冷，你們幾個初來的人恐還不曾經過，我看這兩天無須回去，就在洞中居住，玩上幾天如何？」

眾小兄妹除沈鴻外均恐師父見怪，方要辭謝，說：「明日再來也是一樣。」崔老人笑道：「你們那幾位師長都和我相交多年，性情為人均所深知，這個只管放心。我送完東西立時前往，令師們稍有不快，我便趕回通知可好？再不相信，我半夜歸來，還可叫你們師父寫一手諭，總可安心了吧！」

眾小兄妹均得師長鍾愛，又知崔老人和師父的交情，有他作主決無見怪之理。不過剛剛搬來，山洞雖已有人先收拾好，總還有不齊備之處，惟恐師長身旁無人服侍，心中不安。

姜飛是剛拜師不久，性情不知，多了顧慮，及聽老人這等說法，樣樣都代想到，只得答應，並留老人同飲，吃完再走。老人笑道：「你們都是年輕人，應在一起才有意思，加上我一個老頭子好些無趣。我自會尋你們的師父作伴，夜話敘闊，沒有你們在旁更可盡情說笑，暢所欲言，免得當著幾個小徒弟不得不端點架子，這叫老歸老，小歸小，各隨所喜，勉強不得。

「我還有一個徒弟，拿了我的鐵笛子在外闖禍，好在殺的是惡人，救的是好人。他又是好幾個同道的徒弟，天寒老人和樂游子便最喜他，非我一人所有，也就不去管他。今日必到，並還早知你們師父移居白蓮磴之事。本想命他來此，一則他孤身一人，無法成雙，性情有點古怪，又比你們年長十來歲，將來雖是你們的大師兄，未必合得上群。今日我先不令他來此，如已回山，便令同往白蓮磴，就便代你們做點雜事，正是一舉兩得。你們好好說笑，我要去了！」說罷轉身又將火盆中柴炭添好方始走去。

眾小兄妹都是昨今兩日來此，初見崔老人時均覺此老嚴厲威猛，對敵之際滿頭白鬚自發根根倒豎，一齊怒張，這樣風雪寒天，只穿著一身夾襖褲、芒鞋布襪，聲如霹靂，在敵人叢中縱橫飛舞，轉眼之間便抓死了兩個，看去活像一頭雄獅，威猛無比；想不到對面說笑如此溫和，看去顯得那麼慈祥熱愛，體貼入微。

除沈鴻不曾眼見動手，還不知他的厲害，餘均驚奇感佩。萬氏兄妹和姜飛更是童心，覺著此老又滑稽，又誠厚，和藹可親，俱都不捨他走。沈鴻也乘機由榻上坐起，趕往前面挽留。樊、杜二女雖未動手，也往前攔住。老人身材高大，平日背駝還不甚顯，及見眾小兄弟將他圍住，同聲挽留，少年天真，親熱非常，始而低頭沉吟，忽然感動，高興起來。

老人猛的把身子一挺，哈哈大笑道：「我老頭子原是小孩脾氣，想我當初也有家庭之樂，不是三十歲上遭遇不幸，照我年紀，此時至少四代同堂、曾孫繞膝了。只說我這個老怪物，除令師們有限幾位老友，無人看我得起，想不到你們小娃兒居然對我如此親熱。

「本不應辜負你們美意，無奈令師們初來，賈二弟又有事出山，我總算是地主，如何能不盡點心！好在來日方長，照你們這樣，只不嫌我老丑，等到日後功課一完，自會尋找你們。我索性做個孩子頭，別的不說，終不至於有人敢欺侮你們。此時還是讓我到白蓮磴去盡主人之道吧！」

眾人雖是少年英俠，驟出不意見老人哈哈一笑，聲如霹靂，人也暴長了兩尺，身子筆挺，比方才對敵時更顯高大，威風凜凜，宛如天神。這等異人從所未見，差不多都嚇了一跳。後聽這等說法，想起師長新來，果然無人作陪，多此一位熱情的主人樣樣方便，只得罷了。

老人走不多時，便拿了兩大筐的食物走進，除新鮮菜蔬和醃菜，姜、萬二人恐師父要來早有準備，只放下一圈盤筍，餘均帶往白勞磴去而外，共送來六隻肥山雞、一大塊肥鹿肉，還有幾樣野味醃臘，眾人便吃三天也吃不完。

正在同聲稱謝，老人笑道：「你們從此相親相愛，永為道義骨肉之交，學成下山多救點人，我便高興，不必謝了！」說罷走去。

眾人送老人走後，見那盤筍形如螺旋，共只一根，卻有好幾斤重，只萬氏兄妹見過，並知養筍之法。沈、姜、樊、杜男女四俠見這隆冬封山之際，會有這樣其白如玉的嫩筍，均覺奇怪。

萬芳笑道：「此筍名為玉盤香，乃嫩筍發芽未出土以前連根掘起，避開風日，用一瓦罈緊緊罩住，筍便盤生其中，不論何時均可取用，清香無比。你看老人待我們多好，葷的還不希奇，最難得是這大筍脯，又嫩又香，鮮腴無比，那年有人送我師父一大包，原來竟是這裡出產。

「別的東西都多，只這菌油倒在碗裡還裝不滿，只有二十來朵，這東西我也吃過，卻沒這樣小巧肉厚，一定美味。休看我師父終年長齋，我和哥哥都會做菜，有這許多東西足夠忙的。沈大哥傷勢剛好，還未痊癒。二位師姊後來是客，只叫姜二弟幫忙，由我三人做廚子，你們三位坐吃如何？」

沈鴻方說：「我也會做！」

樊茵見他身上有兩處血跡浸出，不知早來震破，一直有人，未及更換，恐其勞動，傷口震痛，低聲笑說：「你不要做事吧！看你這傷勢還未好呢，也不重新包紮一下！」

沈鴻見她明眸回波，巧笑嫣然，心中愛極，不忍拒絕，眾人再一攔勸，便未往下再說。杜霜虹見這位師姊平日人最莊重，常說自己頑皮，自見沈鴻，不知怎的那樣關切，簡直變了個人，不禁暗笑。

樊茵、萬芳自從初見格外投緣，見霜虹在旁偷笑，一個有氣，一個偏袒。樊茵首先說道：「共總幾樣菜，用不著這許多人，萬師弟你陪客吧！我們不要你動手了！」

萬英當是客氣，剛一開口，萬芳也趕過去笑說：「我想起來了，哥哥手藝不好，還是由我一人來做，叫姜二弟切洗，陪我做下手，做得還乾淨些。」

萬芳原是偏向樊茵，想令乃兄去向霜虹親近，增加情感，免得在旁笑人，樊茵見了不快；哪知無意之中和姜飛拉成一對，只他未婚夫妻一同下手，不要別人加入。說完方覺疏忽，恐眾人笑她，偷眼一看，樊茵裝不聽見，沈鴻連聲贊好，也是由心而發，只霜虹一人望著自己忍不住好笑。

姜飛偏不知趣，接口連說：「我和姊姊正好一正一副，多上哥哥反無頭緒。」霜虹聞言，望著二人越發笑個不住。萬芳又羞又急，不禁發了小孩脾氣，竟朝萬英氣道：「杜姊姊遠客新來，不去陪伴人家，要你跟著忙些什麼？你菜又做得不好，我和姜二弟做起菜來正好一對，也不怕人笑話。你和杜姊姊本是一雙吃客，偏要搗亂，再不過去，從此休想理你，你還當哥哥呢，這樣氣人！」

萬英知道小妹嬌憨，母親師長對她均極鍾愛，自己也最愛這妹子，先不知為了何事這等生氣，正說：「我菜做不好，讓你就是，何必這樣生氣！」

霜虹素來愛笑，一半也是無心，見萬芳認了真，又見萬英窘狀，雙方情分本厚，師長所說又都聽過，一賭氣笑對萬英道：「你真呆子，人家都見不得我們，還不過來。本是自己兄妹，就算我和你做一對吃客，有什相干？放大方些多好呢，偏要自找氣生！」

沈鴻先不知道三女暗鬥心眼，更不知萬氏兄妹和樊、杜二女雖是新交不久，先後共只兩次相見，彼此都是一見投緣，交情深厚，又都天真稚氣，這類拌嘴常有的事，不足為奇，誤以為雙方將要口角，正要上前勸解，被樊茵暗使眼色止住。剛想起崔老人所說六人三對的話，心中一蕩，萬英已被霜虹喊過。

萬芳先是撇起小嘴假裝生氣，及見乃兄這樣聽話，和霜虹對坐小桌左右說笑，二人自顧自誰都不理，故意親密情景，忍不住也笑出聲來。

微聞霜虹笑道：「芳妹占了便宜，高興了吧！」萬芳也未回答，自和姜飛一同做菜，更不回顧。

經此一來，六人已有四個變成兩對，只沈鴻一人年長面嫩，既不願打擾那兩情侶，有心想和樊茵親近，又不好意思過去，只得想些不相干的話和對方問答。霜虹見樊茵獨坐對面，和沈鴻相隔甚遠，看出二人投緣情厚，一個矜持，一個不好意思。

想了想，故意自言自語道：「我們均非世俗兒女，不應再有男女之嫌，既是志同道合、心意相投的兄弟姊妹，形跡上親近一點有什相干？前聽恩師說，我們女子最是倒霉，從小到老總是拘拘束束、受盡委屈。一個人總要遇見情投意合的朋友，可是一到女子身上便是有話不敢說，什麼都要藏在心裡，除卻任人擺佈、勉強忍受而外別無法想。

「恩師昔年便為此吃過大虧，受盡苦難，造成終身恨事。我們姊妹總算從小便被恩師救去，在她老人家門下長大，本來從無拘束，樂得放大方些。我方才雖說了幾句笑話，其實還是我們弟兄姊妹都是情投意合，一見如故。萬家小妹和姜師弟並還奉有父母師長之命，已是未來一雙佳偶。

「我恐大家還有男女成見，不能暢所欲言，對於自己投緣的人反倒顯得生疏，這才故意說上幾句笑話，不想小妹先認了真，平日最疼愛我的好姊姊也不愛理我了。你們都多我一人，就是英哥肯陪我，有什意思？我也不要吃什好酒好肉，還是回轉白蓮磴侍候師父去吧！」

說罷起立便往外走。萬英方要勸阻，萬芳已縱身上前一把拉住，笑說：「好姊姊不要生氣，我也是逗你玩的，如何認起真來？」

霜虹見沈鴻、姜飛也趕將過來勸說，只樊茵不曾開口，恐其真個不快，方說：「就算你們四位不再怪我，我姊姊還不高興呢，我在這裡多沒意思。」

樊茵知她心意，笑罵道：「你真是個三花臉，新交不久，也不怕人笑話，我始終又不曾開口，把我拉上作什？莫非和你小時一樣，還要我抱著哄你，好妹妹喊個不住，才算高興麼？」

霜虹立時乘機走過，拉著樊茵的手笑道：「好姊姊，你說得對，記得小時我姊妹二人同床共被，何等親熱，你雖只比我長兩歲，只為剛離娘胎便被惡人拋棄，凍餓了兩日夜方始遇救，幸是天暖，否則已早凍死了。師父將我救醒，看出生有重病，在她深恩調養之下，從小多災多病，直到九歲師父尋來青靈丸方始回原。

「彼時人比你瘦小得多，又未練什武功，全仗姊姊細心愛護，常時抱抱後才得長大。你和恩師都比我親生娘的恩還大，便多沒有良心也無想法使你生氣的道理。索性明說了吧，我老覺師父平日所說最有情理，誰都能夠遇到一個知己之交，尤其少年男女，真要情投意合，的確一見傾心，再要發現對方和他心志相同，由不得情分更深。

「明明都是一樣的至交姊妹兄弟，心裡也並沒有厚薄之分，不知怎的，遇上事格外顯得關切，不見便要想念，彷彿比那多年的親友更深一層似的。我先以為疏不間親，朋友終是日子越久交情越深，怎會對於生人這樣好法，並且還是如磁引針，彼此相同？只內中一個稍差一點，這深密的友情便合不攏。

「先還不大相信，及至上次老龍坡我姊妹和沈、萬二兄相見，每人心裡竟會多了一個影子，和見別人大不相同。師父和湯八叔夫婦當著我們再一誇獎，由不得對他兄弟心生好感，也說不出什麼緣故。及至英哥、芳妹上月來會，共只住了一天，我便放他兄妹不下，尤其英哥老喜和我一起說笑，彷彿又比芳妹親近一點，這才有點明白，也許師父平日所說業已應驗。

「但還不知對方心意如何？自己也有點不好意思和姊姊談論，悶了好幾天，直到昨夜來此，和他兄妹相見，都是那麼親熱，心中感動。又聽雙方師長說起我二人訂婚之事，恩師問我願否，我正害羞，臉紅心跳，反被師父說了幾句。

「並說：此是終身大事，不是父母師長所能勉強，願否聽便，不應吞吐自誤。本來還想過上一年半，等男女雙方相處日久方始明說，一則以後同住一山，男女同門有好幾個，多此一層姻緣可以幫助學業，互相勉勵，並還免去許多弊病。二則你兩個都是從小隨師，相處多年，心性為人均所深知，並且芳妹和姜師弟的婚姻業已定局，故此先行說定，使你二人更能用功，免卻許多不相干的煩惱顧忌。你們並未在城市之中長大，如何也有這樣習氣？我這才恍然大悟，雖然答應，還不放心，英哥是否和我心意一樣，方才背人問他，他竟比我還要心熱，自從初見便常思念。

「因他再三和我說，沈師兄人是如何好法，對姊姊更是萬分敬愛，只他為人忠厚面嫩，自知還未正式拜師，看得自己太低，恐配姊姊不上，不敢有什想頭。他在萬家住了幾天，英哥、芳妹幾次探詢他的口氣，他都力言對方無異神仙中人，他一個凡夫俗子，如何敢存此想。

「何況雙方素昧平生，只見一面，連姓名都不知道，彼此性情心志也都不知，再見一面都未必有望，如何談到別的？並勸他兄

妹和姜師弟不可再提此事，以免師長知道發生誤會。再說人家一個少年俠女，這高本領，我們應該對她尊敬，雙方只見一面，誰也不知底細，背後談論於理不合。

「後經他兄妹二人背後窺探，他竟時常背人愁歎發呆，比初來時想念父仇未報心中悲憤情景又是不同。他和姜師弟患難骨肉之交，情分最深，無話不說，可是每一談到姊姊，他雖萬分敬愛，終是說他不配，並且學業未成，大仇未報，此身將來安危尚且不知，如何能作此非分之想。

「將來能見上兩面便是萬幸等語。姜師弟自然對他最是關切，有時說話稍重他便不快，說不應該背後談論。以後姜師弟只一開口便被攔住，用功卻是更勤更苦。我越想他越難得，聽英哥、芳妹口氣，他那性情也和姊姊好些相同，本來就想你們二位如和我四人一樣，結成三對未婚夫妻，豈不更好！今朝他兄妹和姜師弟走後，恩師和崔、賈二位師伯忽然談到此事，我在一旁偷聽，也是這等心意。

「不過恩師覺著雙方功力尚差，姊姊外柔內剛，不似我小孩脾氣，人又沉默，不輕開口，不知你的心意如何。想等沈師兄拜師之後，雙方日久情深，彼此心願方始明言，免你對他還有輕視之念，心中不願，話一出口便落痕跡，以後同門相處好些不便。

「聽英哥說，崔師伯先對沈師兄並不十分看重，不知怎的隔了一夜會變了一人，非但力主，並還極力擔保，在這一兩年內無論如何也將沈師兄學業造成。恩師還是推托，非要親自看過才能決定，暫時雖未定局，我卻看出姊姊雖因只見一面，沒有我和英哥接近，但是心中決不討厭。

「我由後迫來，本心就想作成此事，後來聽說姊姊不戰而退，便趕了來，不知還有一賊溜走，被你看破，剛將沈師兄救回，隨口說了兩句笑話，姊姊就生了氣。崔師伯先也覺著師父之言有理，故未當人表示，後見姊姊和我賭氣，故意和沈師兄親密。

「芳妹本來願意此事，借著和我負氣再一幫腔，他老人家當然看出，所以那等說法。此老人最剛烈，心直計快，看他走得那急，滿面喜容，也許便為此事，想早點和師父商量去呢！好姊姊，算我不好，你寬恕我一次，我們四人都坐在一起隨便談笑，免得拘束如何？」

說時，樊茵還不怎樣，沈鴻不料霜虹當眾明言，卻著了大急，先是又驚又喜，暗中卻捏著一把冷汗，惟恐二女鬧僵，無話可說，不知如何是好；又恐意中人因羞成怒，把事鬧僵，自己也實不好意思，心正怦怦亂跳。

樊茵先聽霜虹那樣口敞，知道攔她不住，先頗不快，後見霜虹詞色誠懇，還是平日那樣親熱，又不忍怪她，當著外人的面也無法深說。正想回答，忽然瞥見沈鴻坐在對面又僵又窘，連頭都不敢抬起，心中一軟，覺著此人果是一個誠謹少年，看他意思對我早已愛極，再一臥憶霜虹所說萬氏兄妹轉告的話，越發心動。

暗忖，師父常說我內心剛強，將來婚姻除卻對方人品本領之外，還要看他性情如何，非要我自己看中，佯樣願意，才能定准。此人樣樣都好，又是同門兄妹，二位師伯已先作合，聽口氣師父業已願意，必是為了昔年婚姻不能如願，造成終身之恨，意欲等我到後雙方相處日久，問明彼此心意再行決定。

只要自己點頭，事必成功。反正是這回事，他對我如此看重，我看他也頗投緣，人家業已當眾明言相親相愛，我比他們年長，心中願意，表面還要矜持，平白被他們取笑，還使對方心神不安。既是將來志同道合的終身伴侶，索性點頭，照崔師伯所說六人變成三對，以後少去許多拘束，還可使他高興，豈不是好！

心中尋思，仍不好意思明說，借著答話，笑對霜虹道：「霜妹不要說了，志同道合的人互相敬愛，盡可放在心中，何必像你這樣昌言無忌呢！像世俗兒女那麼拘束怕羞固不應該，這等對面明言豈不也是太過？何況我們雖是志同道合，彼此尊重，到底相見日淺。

「只要大家是一條心，以後努力用功，學成下山，同往救濟生民，永遠都是那麼互相敬愛，再由雙方師長作主，自無話說。否則，任是用情多深也是白說。如今雙方性情為人尚不深知，就聽彼此師長說得人好，還來不及互相考驗，如何作準？實不相瞞，連你和萬師弟的婚姻我都覺著早了一點呢！」

沈鴻一聽這等回答，心中喜極，幾乎疑在作夢，想要表示兩句，又不知說什話好，心正盤算，霜虹已笑答道：「姊姊說我們早也有道理，心志相投的人如磁引針，一拍即合。否則便是考驗上三年五載，照樣也是彼此疑忌，稍有波折便即中變。這類事我沒有經驗，但照師父平日所說，事並不能墨守成法，大家都願早日開心見腸，早一點並不妨事，你所說也有你的道理。

「不過你二人不問如何，情投意合終是真的，你們是否現在說定，或等見過師長將來再說均可隨便。現在大家親近一點，請你二位和我們一樣說笑，不要拘束，總可以吧！」

樊茵笑說：「我們弟兄姊妹感情俱都一樣親熱，幾時有什麼顧忌疏遠呢？」隨朝沈鴻笑道：「沈師兄你還不過來，我這位小師妹最喜熱鬧，她自己臉皮厚，忘了是個女孩兒家，頂好人都和她一樣，免得她一個人不好意思，你就照她所說坐近一點吧！」

沈鴻聞言自是如奉綸音，高興已極，一面連聲應諾，一面走過。先想四人圍坐在那只小方桌的四面互相談笑，就便表明自己心志。哪知霜虹狡黠，等二人剛一坐攏，稍談片刻，便朝萬英使一眼色，裝看萬芳做菜，避向一旁。

沈、樊二人到底都是一見鍾情，彼此傾心，起初還不覺得，等到二次相見，經過一場患難，一個看出對方少年謹厚，人又英俊，更加好感；一個早就夢魂顛倒，再加上救命之恩，相處時久，自更越看越愛。雙方都是情苗怒生，有增無減，後經霜虹把話叫明，知道雙方師長有意作合，四個同輩姊妹兄弟又都結了連理，誰也不會笑誰。

算起來還是沈鴻出身耕讀之家，生長城市之中，比較面嫩，開頭只和對方說一句，應一句，言動均極小心，惟恐把話說錯，樊茵人又穩重，於是這三對未來小夫妻，內中兩對都是隨便說笑，語言無忌，親密非常。

萬芳、姜飛這一對年紀最輕，因正忙於做菜，萬芳從小嬌慣，又比姜飛年長兩歲，身量雖已差不多高，卻以姊姊自命，稍有不合便呼來喝去。姜飛有時不服，為了切一片筍的厚薄也要爭執，常時拌嘴，吵不兩句，姜飛一服低，重又和好起來，老是有說有笑，高興非常，看去顯得那麼天真而又熱情。

只沈鴻、樊茵這一對隔桌對坐，從容應答，語聲又低，老是相敬如賓的神氣。另外四人都說這兩個是道學先生。隔了一會，還是樊茵看出沈鴻拘謹，兩次示意露出自己也頗愛他，不久師長必為作主，男子丈夫當有勇氣，不應這樣自卑，有話你只管說，決不見怪。

沈鴻對於樊茵原是越看越愛，一聽這等說法，又見姜飛、萬英這兩對都是那麼天真活潑，笑語如珠，親熱已極，卻又不似以前所見男女相交，彼此蜜愛輕憐，恨不能把兩個身子並在一團神氣，言動之間仍和往日一樣大方隨便，只不過自成一對，比別人彷彿接近一點。

暗忖大家都是這樣，再如拘束也太小氣，於是漸漸膽大，便把自家心志和先後兩次相見敬愛情景說將出來。談了不多一會，飯菜全都做好，大家一同飲食，都認為是從來未有之樂。

吃完又到外面看雪，新來的人都覺穿著雪裡快滑雪飛馳希奇好玩，無奈姜飛所制雪裡快只剩了一副半尚還完整，餘均跌碎。好在材料現成，姜飛手巧，非但照樣添制，每人做上一副，並還加以改進，比沈鴻昨日所用更加輕巧靈便。眾人從旁相助，人多手快，不久製成。樊茵見雪勢已止，天近黃昏，自己還未見過師長，意欲踏雪趕往白蓮磴拜見，請示之後再來。

眾人均要同去。剛剛穿上，都是新學，少年好勝，想比人快，一路飛馳，晃眼便是二三里。正在前呼後應，互相說笑，忽見前面飛也似趕來一人，腳底未穿雪具，急馳在那一丈多高的新雪之上，其行如飛，上下山崖如履平地，連身子都未見動，踏雪無痕，草上飛的輕功分明已臻絕頂。

眾人看出那人年紀不大，所穿衣服又極單薄。方想此人是誰，這高本領？杜霜虹將手一揮，剛把眾人聚在一起，來人業已對面

馳來。相隔還有兩三丈，姜飛見那人腰間掛著一根鐵笛，人還未到，便將手一揚，向眾招呼，忽然醒悟，當先搶上，剛問得一聲：「你是崔師伯門下的大師兄嗎？」來人業已對面，各自停住。